

彭澤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二

序

陶靖節集序

蕭 統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一

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海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鷗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駮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以忘

情者也或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泰華遠求柱史此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二

亦有助於風教也

忠諫錄序

姜逢元

孤山丁先生爲夕卽嘉靖中疏止徙封裁供億抑倭請議論侃侃其大者乃在劾分宜受杖北闕下予讀中秘上下千古低徊昭代事每覽孤山忠諫錄私心竊嚮往之嗟乎人臣祇一腔忠赤耳以忠而諫以諫爲忠將奚以辨我皇上英斷搯下崇重股肱大率祇適肅皇然皇上重股肱也是非與天下公之故一時劾執政者甯規瑱無甯雷霆肅皇重股肱也威福專之甯器忌無甯玦賜甚者施之不測楊忠愍是也次亦鎖樹趨鼎瀕死者數孤山是也人知嵩子誅而分宜敗以爲言者之效不知天理人心四字當機

首發孤山之說有以先中之也孤山受禍不若忠愍之慘而尙方之請不虛其後躡而起敷歷臬藩駸駸開府獨坐矣乃拂衣去歸柴桑栗里之間始終之際揭若日月猗歟休哉眞能以忠而諫者矣公文孫如水來宰吾邑有聲民德之誦不啻口語有之芝草有根醴泉有原余於孤山先生有感也

忠諫錄後序

姜一洪

忠諫錄者何彭澤丁子一公當世廟時矢謨底績之實錄也錄諫舉職也錄忠舉心也公自爲給諫迴翔廊署敷歷藩省所至著聲烺烺在人耳目而烏用忠諫錄爲錄所以重人也分宜柄用箝結言者之口摧折正士之氣束縛嚮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序

三

用之足批籍公忠之黨而公欲以孤鳳之鳴當怒鳴之吻故忠而不能自晦其忠之名諫而不能自掩其諫之迹人臣事君如冶人鼓橐不患氣不盛患宅衷不虛見事無窾人謂分宜毒燄未易可撓而當時明目張膽發舒者不少公其卓然者也直以學問融洽義理洞徹故言其所明而死生利鈍自無以易其志公奏疏約畧見序述中身雖見謫而言實見諸施行如檢約藩邸制懾島使自繫國家大體若其隨分設施到處尸祝出處語默調理盡見去住往來本念不渝公豈直以氣見者耶今上久道化成紹休祖烈言路洞開無否塞之患而當事者往往追溯前哲盛理往蹟旣錄江右忠諫諸名臣哀列公懿蹟以志景行而又

反覆申論備採備謚亦以見公道之不泯所謂千載下猶有生氣者也公嗣孫如水博學有文出爲吾姚少尹余獲庇焉因得脩聞公而僭爲序序公序其願爲公者也

曾司空平蠻餘錄序

邢侗

嘉靖間兩廣諸猺賊訐亂居民侵敗王畧世宗拊髀而嘆者數四後採輔臣言起都御史王文成公得以便宜行事宜撫則撫宜勦則勦故文成因以畢見其才而八寨束首待命功施至今其籌筭秘不可聞不佞竊讀其奏疏公移諸略大都歸本於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嘗嘆服以爲知言國家患不得人如文成耳得之則彼馮山嘯海之酋朝發而夕至如徵會然而山都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四

諸蠻當川貴之交獨蹂躪恣睢其間明興蓋十有一征而卒未有得志者自天順成化來第事觀望羈縻有司繁費無已時譚者以爲臣主異指文武不竝用之效卽計畫識見以無復之耳會天子神聖蒞服睠顧西南夷與元輔計得鴻望鉅材者使往視蜀而元輔固嘗知曾公於監司謂可屬大事於是簡公往令以便宜行如文成公例公至跋涉山川咨諸父老得賊狀益悉嘻而曰此數月可了耳柰何厪國家數百年之憂哉於是上書請亟發兵誅山都蠻而是時羣議訥訥謂公柰何爲禍首事成則國家受其利事不成則已蒙其害第令此屬可除先是任事諸臣甯靳一擘畫之爲兢兢哉元輔獨主其議謂論德不和俗成功

不謀衆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若何以是囂囂阻大計也於是秘授公方畧言勦之便公於是用前大將軍佐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取死士爲奇兵擣其虛發策陳謀動中機宜蓋浹月凡四而凌霄都都丸絲諸大小壘以百數俘馘暨所滅者以萬數山都遂平置官吏繕城郭興學校供賦役隱然一冠帶國矣嗟嗟焚不變服而蠻不易俗自古記之此其患何論兩廣諸猺而公業以英偉沉毅著名無不人人稱文成再見也今天子明武與世廟等埒第不諗當時廟堂諸臣顓聽文成得似元輔否也而摧朽振稿異地同勛孰謂落落難合哉漢臣趙充國有言人臣舉事當爲後法天子端委聽治而相臣決策帷幄顓聽闔外

爲國家圖萬世之安則其事足傳不朽而一切批詳條陳湮滅無聞將令後世當事者安所聽覽焉於是公之門下士顧侍御孟先輯其略將就梓焉而委序於不佞侗聞之延陵子卓之御蒼龍翟文也前有錯飾後有利錐進則引之退則刺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奔逸而遠避此無他掣肘之爲患也故執轡者先後惟宜而後蒼龍翟文得以效其足握衡者操縱如式而後鴻望鉅材得以展其猷故夫當大事決大策者惟在擇任將相哉

曾司空平蠻餘錄後序

趙愼修

平蠻餘錄者侍御顧君錄今大司空曾公前仗鉞西蜀功狀云侍御於予爲舊寅是錄授草於隸邑之清豐杜子而

屬余以序余惟公平蠻功持議在元輔受成獻馘仗廟謨  
別有序不論論其終始本末蓋 觀往牒譚平蠻則嘖嘖  
漢丞相武侯夫甯謂其料敵如神威之已耶其道主於攻  
心而其兵屈以不戰故盤蛇谷之捷盡焚其堅銳不以爲  
喜抵其穴俘其巨魁縱使觀營陣不以爲疎不服令戰戰  
而又擒又縱又擒如是者七不以爲玩擒而服服而爲之  
處則又仍其酋率收豪傑以與之用不以爲黨盡給金貝  
丹漆耕牛戰馬以撫新附之衆不以爲資敵要於馴擾其  
心俾勿爲我梗爾矣迺其所以爲之本則開誠布公不嫌  
互相違覆蓋曰違覆而得中若棄敝躋而獲珠玉然是故  
羣策畢議甚至於十反不以爲異噫嘻茲其所以爲武侯

歟余伏讀公平蠻錄取其終始本末締觀之豈其踵武侯  
之遺踪乎將豪傑所見同與工師氏造車室中不相爲謀  
然至於輻輳輪軾縱橫廣狹相越不能以寸此無他見相  
似也有善甄埴者惟所型范而莫不相肖公少負公輔之  
望其爲辭命出入墳典而尤曉暢孫吳諸所設變制萬全  
卽不謀武侯吾知其必有合也及考公征西所爲激首日  
都蠻荼毒征非得已所賴諸司共爲匡濟以期底定上兵  
伐謀可不戰而克則其所型范可知矣是故先擣凌霄之  
險阻以殺其勢則盤蛇谷之捷也羈縻奢效忠使不爲彼  
應援則縱觀營陣之摹也決成筭虜在目中及降第令質  
妻子移寨已爾則七縱七擒之畧也冠帶其降酋羅萬良

令部所屬同心嚮化愛養屬夷子姪教之社與演習聖諭  
爲異時禮樂張木則仍酋率收豪傑之智也招撫流移予  
穀種牛隻俾安生業則撫新附之規也其尤表表者下諸  
屬商確機宜要諸其當毋務彼我輒捷輒委勞將吏有以  
病告輒賜札溫留不沒其勞苦則開誠布公之軌也故自  
公經略以來至今恬鋒臥鼓文告不煩西鄙晏然則是役  
也蓋庶幾哉與武侯爭烈矣或曰缺柱餘威今猶凜凜夫  
臥龍惡容易談余竊謂之不知言者彼其抱膝長吟所自  
許不過管樂及觀其作用興復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中天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者謂伊呂伯仲之間  
其於管樂不溟滓然弟之哉夫其伯仲伊呂也溟滓然弟

管樂也譚之武侯之側則瞿然驚矣世苟以信耳目者信  
心安見是役之大伯仲武侯也歟哉矧今聖明嘉與元輔  
登閣三五公得效心膂翊贊其間又安見夫鴻功駿烈之  
不溟滓然弟之也而直伯仲乎哉或曰夫道者所以明德  
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明德尊道然後能內修七教外行三  
至而與興明王之理是曾子所爲傳心印者也公豈其苗  
裔耶所淵源遠矣余因表而出之以見公功烈之不偶云

家訓類編自序

王演疇

余筮仕爲令奉上檄舉行鄉約私心竊謂成俗化民可倚  
而俟耳旣振鐸宣諭讀法并紀善惡行賞罰悉如功令所  
申飭靡不犁然具備迺民間率以空文相應其附會如觀

場其賞其罰如觀登場者之故爲悲歡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則塵飯塗羹之類也因請於當路并謀諸鄉之賢者令各大家分行宗約蓋父兄約其子弟尊長約其卑幼分相制情相通不似執塗之人衆爲政耳惟不言善惡賞罰改試爲課明政不如教也止以所講之書及與講之人開報於鄉約庶拱手受成事因哀集古今家訓付之約所如伯禽就國先明喬梓之義伯魚過庭並聞詩禮之傳以及顏之推陸象山司馬溫公凡有關於教家者悉博採而精取之然管蠡之見不敢信爲定本後備員南曹求正座師焦先生得領崇論并得縱觀所藏古今家訓書恍然登東岱而得所宗行山陰道中而應接不暇復取舊帙更加編摩

附以臆說成書不揣固陋妄爲災木余嘗概觀古今世道升降人心洶漓至七雄戰國之間則判然一大界限也前乎此爲三代後乎此強秦三代之盛也以有井田恒產恒心而從善也輕秦之衰也以開阡陌貧富相懸而古道寢以不復夫制產之權在上爲之不可強也惟義門同居義田贍族猶得補井田之缺雖下爲政但禮失而求之野庶幾留什一於千伯耳余所編爲家訓自尊經尊制外便當及修身齊家事乃不以先於尊祖祠堂義田祭田之類意在茲歟有先於家者培其根無不條達矣有出於家而裨於家者收其助無不周浹矣余髮膚尙在誓全力赴之以畢吾分願見是刻不爲空言不然亦可勸吾族卽不能勸

吾族亦可勸天下之爲族者今予得附於仁人之言顧不厚幸哉

春秋倫訓自序

洪維幹

六經皆訓世之書也易以象訓書以典誥訓詩以美刺訓禮樂以容聲訓春秋以賞罰訓詎不訓倫余次春秋倫訓余左傳癖歟左氏受經於仲尼發傳之體有三爲例之情有五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不違不迂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如他經中事辭不悉載是非無顯較非深潛互叅未罄有覺能若是書朝楚之踪毛舉小大之倫棊列如是之詳且白者乎魏鍾繇指左爲大官信矣不佞有憂於今日之倫也洛誦左氏摘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儕五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序

九

倫如敵國庶媵甥姨僕豎從類附焉薰蕕瞭如感發懲創不須提命余將自律而有庸曰未也纂言者必鈎其元摭實者必提其會本傳金粟玉屑漏而掩之武庫夫征喪雄何以望走在晉續節其事辭爲五識一國憲朝家大典禮大關揆無能赦叔向以共所不知一辭令鴻裁鸞章若高山大川讀之令人思陟其巔而探驪珠九淵之下一菑異日雹冰霜鼠角蛇鬪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一凶德顯惡幽慝令人摩厲須出不可沒振一筮夢徵人徵鬼藏陳母爽又令人懼然素厲不敢背繩墨以追曲循此爲敦倫博雅之士不則亦不至如王叔氏之不舉契身心倫紀大相裨益庸詎括帖家脯資餼牽不竭總而題之倫訓噫董仲舒

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春秋倫訓出當有祥龍吉雲何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槿園詩集序

喻以恕著

陳際泰

年友喻心如過余出一編相示則所謂槿園者也曰子其爲我序余卒業焉此非栗里也何其聲之似栗里也吾聞之詩有別情累在譚理一涉宋儒之氣雖置之平玉廡下不得復有坐處卽古文亦然然余怪湯義仍先生長行文字其於晉分甚深而於宋分亦復不淺顧文價增重反在入宋三分此可爲通人道耳心如之詩若率意爲之而超然獨得然每多持世訓物之思此何聲也讀之者味其溢流愈增風爽栗里不可作而義仍復往誰爲深明其故者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序

十

乎余素不習詩何能序詩而况序心如之詩然其言如此亦足見物具其至美之分賞有同條終不以閤途賜隔也

蟄園集序

周易象著

薛 棗

湯宣城有言文之平奇皆善物也斯言信已令人乃沾沾懲奇是激之也水之嚙物激於兩涯束急跳蹙不若順而導之一日過金焦觀大江滔漭曰此奇於勢海門浩渺曰此奇於納及觀焦先生裴頭陀兩卷石斐亶巉峭又輒曰此奇於色與骨斯景久隔忽於邊警沓至時披案上投稿得聖臣珂月澹生三帙而私心尤奇之夫以聖臣之丹碧凸起雲雷繆繞一語一邱壑一字一珊瑚枝此真江上兩峰而海涵萬象蜃氣變現怪怪奇奇不可方物則以歸吾

珂月至於澹生則浩淼之氣黃牛馬當之氣也空明之觀黃鵠大小孤之觀也而其能爲珂月之博恢而不以博恢見能爲聖臣之俊麗而不以俊麗見則外接海門內絡金焦之雄概也澹生爲吾友坤儀所賞拔其靈心逸氣能破吾友坤儀之律而善傳其金縷衣江右之奇素甲天下澹生又能出其奇甲江右夫以澹生一往無前之致以破逆虜有餘何況么麼小寇不觀李廣程不識皆爲漢名將哉則向者宣城先生平奇皆善物之說也

### 竹莊古文序

余北歸治先人喪畢擔篋清溪之署課業焉山窗扃寂烟墨無言而錦罽繡梲縱橫余側也余惻然嘆曰余之於君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一

也幾年而香澤去矣又幾年而音響警欬蝶化粟蠱移易其質也久矣秦娥遠山泫然於零落身孤花梢紅日之句也淚淫淫矣一日家僮至發短函得吾友丁鹿友牘錄其詩古文辭屬余序余啞然曰異哉吾友何不諳於今也今天下儉輩紛紜吾不能東發顧榮塚而搖擘名家者孫賦眞豬疥伏駱駝擅釀哉目也雖然其爲家人筐篋也吾猶安之乃察其從來蜨丸因仍曰吾如是以爲合焉爾乃如是而卒厚其合熠燿其羽灼灼晝行蓋世之不慕選於名寔也久矣而又陰喜於不見已之不足故羣然相奉於其合而獨不欲如是而合者文康水迫觥空石甯哉方其板以行也則襲借顯人粧艷弁題皇甫序三都而昔之皇甫

士安者今之皇甫卿士也幸而約居雅士捉刀代言隱寄辭旨以累其所忌不幸棗昏相等盛爲揄揚猶之剝東隣之鬻面助纒毅以華裾也當事手不竟帙目羨姓氏而已故身輕執臬藁必冠玉者亦時勢使之歟鹿友之汲汲於陶生也異也雖然鹿友惟不諳於今故詩古文辭不惟類於今者去之并所謂日涉而古者亦及之漢之去古也未遠司馬氏旗後世盲儒每曰子長之文長江大河也夫江河者豈第以一瀉千里已乎其瀆薄凌阻激而爲變匯而爲流者吾不知幾詭特其間灑然四出以達其趨也故擬文於江河是也莽蒼爲大沓衍爲長則非也石鐘之下竅涵湍渟風驚鶻起者匡蠡巨浸張目顯光也哉吾鹿友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一

其側于詩于文也古會矣忠諫公諫紙奕奕析薪未墜當肩荷以出鹿友不又有其立言者乎他日彭澤之裔以良苗懷新之詠爲穆如清風之頌卽憊也不敢以不敏謝而早誌其巖牖之言亦以成鹿友怯今而勇古之志也夫

黎邑庠吟序

何兆祺著

蔡方熿

何子勇修少以文章受知於予先大人予聞其名甚熟後十餘年游吳門予方羈跡新安未及晤乙巳夏當事者爲先大人入祀名宦予抵豫章聞何子鐸隱盱黎乃自廣昌迂道覲何子從僕見而異之曰此非何君也何清癯黃瘳今老矣反赭渥豐頰耶曰某昔功名內熱精竭神疲得不斃者幸矣今自望六年來滄桑變易老厄離鄉靜觀世局

名利灰冷身窮心逸故稍稍驚健耳非好道士言餌藥爲  
壽也爰止予庠署兩閱月朝夕長言何子衣猶敝葛食猶  
藿羹利鈍禍福若有先知予讀其歷法異同五代五季大  
元得天及河洛圖占太上感應篇說諸著作皆千古未有  
之言其五柳鄉集與黎邑庠吟諸詩素心清淨人倫藻鑑  
憫世慈心皆默寓詩中予異之曰君通讖緯乎曰某觀世  
人危不知儆亂不知避福先不惕禍始不創某殷憂莫釋  
往往於吟詠時不覺談言微中非讖緯也子私擬之司馬  
德操似矣而未也何子順治己亥仲秋之任至菊黃時僅  
餘月耳其盧江八景詩與赴任舟過金谿石門諸作已有  
去黎歸隱之志然後知其仕黎也非用也其去黎也非舍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三

也昔佛圖澄避難武鄉依石勤石虎以麻油塗掌占吉凶  
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虎卽位師事之時謂澄  
以武鄉爲鷗巢茲固其流亞與嗟嗟惜予先大人遇何子  
於年少文成之日不及遇何子於道成歌詠之時令人益  
興今昔之感

南北遊草序

劉曉  
著

馮虬

昔人云咳唾生珠玉又云笑罵皆文章才人揆藻固無施  
不可哉雖然才非遊覽不奇子長轍環九土其書遂巋然  
首座至韓柳二公在嶺少陵入蜀子瞻渡海詩文益老而  
佳論者謂其得江山之助不知名賢脂牽所臨登高作賦  
遇物爲銘亦令江山輝耀耳我映翁先生豪雄淹博奮興

定鼎之初贊襄元老拓土蘇民居而借筋起而援桴鴻材  
不必以文見然而岳瀆邊隅幾遍輪蹄山水人物之奇幻  
憑其憩覽輒爲詩文紀之奚囊燦爛讀者覺有名巖怪石  
湍瀨幽潭飛佺逸侶若遊若咏於縑墨間其江山助人文  
乎其人文助江山乎先生詩文諸刻久馳海內將駕杜蘇  
攻韓柳直逼龍門茲搜秘笈又得傳記一帙雖尺錦吉光  
亦請亟付劄氏公之同好太阿豈堪滯匣拱壁豈容埋璞  
耶謹不揣臚數言於篇首

從征錄序

劉曉著

劉始恢

右招撫書稿並雜文數卷乃映藜公在粵西之所著也當  
吳逆猖狂粵西上下兩江魚書狐鳴之徒蝟毛而起破名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四

城據重鎮扇動猺獠塗戮良民撫蠻滅寇將軍傅公忠義  
激發當賊勢方熾之時提一旅義師斬將寨旗盡復潯梧  
等州縣公實運籌其間旣而命公入見  
天子

召對殿廷口陳手畫兩粵滇黔賊勢如指諸掌

朝廷知其忠

賜賚有加晉公叅議往粵料理軍事未幾承蔭外叛撫蠻  
盡節公以一身撐拄其中備歷艱險故公之勤勞

天子知之迄今讀進勦條議見克敵之奇謀焉讀召買糧  
米諸詳見裕軍恤民之苦志焉讀辨傳將軍盡節兩劄見  
忠臣義士千古如一焉嗟乎國家當戎馬生郊盜賊竊發

此中流遇風同舟共濟之時也上之人望治甚殷而下之人未必盡承上意乃一二勞臣奮身於波濤橫流之中盡毀家私募兵平賊芻茭糗糧皆屬自備至於採買大軍糧穀辛勤萬狀千載而下攬其書者歛歔煩醒掩映於敝紙渝墨之間而况身親其事者乎又况出入於蠻烟瘴雨調劑於叛卒驕兵其撫綏勞瘁有非筆墨所能載者乎今皇上神武布昭薄海內外靡不臣服向者魚書狐鳴之徒風銷烟滅杳然蕩爲窮塵淪爲灰劫矣

天子復念公功晉補浙江糧道其勲業正未有艾乃公取此書欲授之梓正所謂痛定思痛者也公其亦以余言爲然乎是爲序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五

諸生問序

王應昌著

魚鸞翔

抑之篇云借曰未知亦聿旣耄夫以金錫圭璧之資猶勤於學且耄而勤學能此者幾人予於樂平廣文王君有合焉王君之年八十有五矣首謁予持所著述來質以求子文序其中天人性命之旨陰陽消息之機內而聖功外而王道精而民彝粗而事物皆有所發明而闡其秘非湛深經術能如是耶其年雖邁而其貌加豐步履猶如少壯予心識之而以爲異且聞其前丁酉省試文中繩尺已得復失明年歲星在酉猶思磨礪以收舊物其顧盼之概何其壯哉嘗覽史傳李少君於武安座上指示老人大父游射處薊子訓於霸城東摩挲銅人云已近五百歲皆爲僅事

夫人當遲暮之日其廢興推遷之故不啻滄桑之變更少之所與游者或十無一二焉壯之所與游者或十無三四焉從閱歷之後而迴憶生平當有嘆老嗟衰感慨係之因而興致頹落不復自振人情往往如是胡王君猶英氣邁上嗜古不衰也淇澳之咏甯不可以相貺歟夫伏生年九十口授鼂錯夏侯尙書王克年七十始造性書十六篇黃初後以鄭小同爲五更古之有道而文之士其學與年而加進故能享及身之遇而名聞於後世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養國老於上庠以樹風化君神明康健學富道優他日膺憲老乞言之典授几授杖下會生徒數百人俾世咸頌稽古之榮者將在斯人矣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六

鹽亭草自序

劉 堂

余草何爲以鹽亭名也余素不能詩丁丑後浪遊吳會閩浙間登山臨水每欲搦管索句而卒不能就甚矣余之陋也壬午除授鹽亭路經山陝棧道於水見黃河之遠於山見西華之高於地見關中漢唐之勝於路見連雲之巉而險他而名蹟故墟昆蟲草木之類備極大觀然以單車就道風塵鞅掌心識其事而未遑一執筆也迨任鹽年餘迴視都門遙瞻故里雲山萬疊鬱從中積風晨雨夜百感交生因憶前之所經遊者厯厯在目忘其固陋率爾成篇筆墨徒費語無詮次命兒書之以誌余數年在鹽宦况適足增人嗤笑噫六年在鹽而得此其負鹽耶其不負鹽耶吾

以成吾草

居易堂浙中新集序

袁學謨著

鄧鍾岳

唐之少陵宋之放翁皆以忠愛至性發爲歌詩沉鬱豪放  
大暢厥詞詩人之學由來遠矣余友袁君梅谷江右名宿  
探六經之窾奧旣成進士連宰劇縣愷悌之政爲三晉最  
擢浙之括蒼郡司馬攝旁郡守篆皆有能聲頻校鄉闈時  
稱得人於戲袁君不可謂弗遇矣夫杜陸二公者遭時俶  
擾奔走隴蜀其爲詩也激昂其詞淋漓悲壯所謂窮而後  
工也今袁君膺

天子特達之知俾以師帥之寄政績所被正未有又視草  
堂劍南之遇不啻徑庭而乃以公事之餘陟山臨水覽物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七

興懷直抒胸臆津津乎魚川泳而烏雲飛也其在浙中有  
詩百餘首悉原於至性不假雕飾余又嘗聞其言曰六經  
皆自五倫緣起此可以得其人與詩之大槩矣

居易堂浙中二集序

胡承謀

氣盛足以籠罩千古義理在中讀書養氣氣蓄於根語大  
語小發見當可余於彭澤袁梅谷詩文見之矣彭澤距樅  
陽才兩舍余少時耳梅谷名訂交最久溯其曩時艱難因  
苦鹿鹿魚魚每於輪蹄舟楫間吐露其錦心繡口龍門柱  
下何書不窺揀選政海內士咸師宗之甲辰通籍宰晉之  
石汾兩縣緣我之正氣生人生物見諸政事著爲經濟大  
文裝潢盈尺字字國計民生所謂居易堂文集是也雍正

乙卯任浙括蒼司馬冰署閒餘放出鏤冰手段浙中名勝  
往往供其嘯吟丙辰開科以五經分房闈後署篆甬東繼  
署婺郡頌聲交作著作益富編爲浙中新集氣之所注民  
物同春龔黃事蹟蘇李文章蓋兼之矣夫詩訖於周騷訖  
於楚其後流爲二十四種命名不同悉謂之詩梅谷窮經  
致用閱歷既深學識愈老愈辣氣之所至發爲和平鳴盛  
之音諸法畢備足以籠罩千古而其秉燹好德其言藹如  
殆所謂有德之言歟歲己未梅谷署篆東甌甌海爲浙東  
巨觀康樂芳踪應不減婺之八詠樓甬之逸老堂也庚申  
梅谷梓浙中二集問序於予予將總其三集而名之曰人  
倫鼓吹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八

又序

劉統勳

匡廬五老峰巖嶂壁立千仞而潯江九派澄泓漾灑瀨名山  
大川中知必有光明磊落君子也吾友彭澤袁梅谷司馬  
挺生其中少食貧備茹荼苦立志堅讀父書研練經史悉  
得其竅奧西江稱邃於經學者首梅谷梅谷甲辰成進士  
出宰石樓汾陽惠績清風又冠三晉今且丞括蒼矣復能  
其官如梅谷者眞卓魯龔黃之亞歟嘗出居易集示予予  
閱集中文牘剴切詳明有陸敬輿風格詩古雜著沉浸穠  
郁而仍以疎宕出之則又酷似西江歐曾家法予友周蘭  
坡檢討序其經術治術亦旣詳哉言之矣予則謂梅谷得  
扶輿清淑之氣而其人其文嶽崎卓絕迹其不可一世之

掀髯抵掌動關人倫家國之計處則爲醅儒出則爲循吏子於梅谷見廬山眞面自矣江州人物豈直柴桑足千古哉

周易易知自序

王雲駿

大哉易乎无弗備也至哉易乎无弗精也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莫能外焉自匹夫以至公卿侯王莫能違焉至隱也而至顯至變也而至常其爲卦也合乎天地其爲爻也通乎陰陽其爲辭也達乎鬼神聖人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者此也其在先天則有包羲氏之八卦以立其體其在後天則有周文王之八卦以致其用苟用之而從違莫定猶弗用也文王是以著爲彖辭彖者斷也以斷一卦之吉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十九

也而其用始昭厥後周公繼序而爻辭作焉爻者交也陰陽相交以成一卦也其義該矣而獨以易與周何也蓋夏之連山首艮子道也難乎爲父商之歸藏首坤臣道也難乎爲君豈若周之首乾君親得而萬象統乎是以易與周也孔子讀其書贊其妙韋編三絕爲之傳彖焉傳爻焉傳大象焉傳小象焉傳文言焉傳上繫辭焉傳下繫辭焉傳說卦焉傳序卦焉傳雜卦焉故稱十翼而易道於是乎燦然日星矣商瞿子木受學孔氏之門遞嬗弗替秦燔載籍易以卜筮獨存止遺說卦三篇得之河内女子漢初言易者列而爲三田何一焦延壽一費直一東郡京房宗壽流爲灾異嘗邱罷之鄭康成王弼師直而何熄矣然康成主

數輔嗣主理同而異焉唐穎達孔氏作正義獨取諸弼天下於是乎翕然宗弼矣自是李鼎祚之集解則取元而舍弼陸德明之釋文則宗房而尚數易道從茲而大晦至宋紫陽朱子本義出而理與數兩明焉卽伊川且爲之避席况其他乎若乃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其畔易也尤甚紫陽洵易之準乎故至今不朽也家王父象鉉公體本義而推廣之研究入微先君雲山公乃得其奧予凡鈍不能纘繩祖武旦夕是憾乃以所得於紹庭者復加討論以本義爲經以大全蒙引存疑通典爲緯而又叅之集解演義因指衷旨義諸篇雖不甘涉近今制舉家止圖便於場屋竟爾抹煞象占然亦不敢探之茫茫索之冥冥過

爲穿鑿失其自然之理故以易知名焉誰謂至備者不可於是而攬其全至精者不可於是而窺其蘊乎

禮記要解自序

王雲騏

禮經乃孔門諸弟子之記所聞也漢興於灰燼之餘得舊本二百四篇大戴德刪合爲八十五小戴聖刪其重複而爲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成四十九篇鄭氏爲注朱子爲通解集傳今之所用則宋末星渚陳氏澔之集說也論者以爲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子作純粹以精無可疵議若乃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作也月令則又秦呂不韋集諸儒所作樂記則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而作緇衣則公孫尼子

之創說也故雜出未純乃程子則日記雖雜於漢儒其間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何可盡非卽表記坊記亦有至理王制禮運禮器每多古意朱子亦曰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最純者又莫如三策如樂記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固知禮經皆孔門諸弟子之記所聞也國家以此取士其有補於化理以臻治平宜與易象詩書春秋並傳於弗替矣但其書浩繁兼經者恐不能勝予惟取其意義深宏摘其要領數卷以授後學要其研究則徧叅之大全集解說約疏忽提綱省度諸大家以窮其奧必使詳明透徹而後已其章旨節旨脉絡而又詳加討探體認神氣而

不容毫髮之有未貫他如新義疑問雖多悖註其中凡可採者亦不忍以菲葑遺之至於字義間有諸講之所未載亦必考之他書以徵其信不敢意爲去取焉耳

僊真巖序

柯友桐

潦洪之西尋源數十里有石洞曰僊真巖怪石壁立翠微之巔其下竅穴宏開洞門虛敞幽深邃曠若具一小天地然其中景物備極天巧人工洞之前有石鼓一石磬一叩之韻鏘鏘焉琤琤焉各成其音他石莫能比巖上有石筍光潔如玉溜下競尺有似垂冰者狀數十條復一石下懸如蓮花瓣瓣畢具泉從蓮葉中出滴滴若冰雪聲山僧以瓷鍋盛之煮茗其色澄清其味香冽啜之真沉疴俱痊也

其餘羅列於兩崖者有若連珠有若篆文有若碁局有若佛座擁壁磊落嶽寄玲瓏奧峭不可具狀亦莫測其何自而成豈真千百年前爲神仙之所設施者耶甲戌之秋與友人探其奇流連竟日因得盡覽其概云

鳳林存稿序

凌應治著

知縣

吳會川

歲乙亥秋余奉檄承乏茲邑適有修志之役亟訪邦人士共襄厥事孝廉凌君汝綿與焉相與搜羅文獻俾無遺漏朝夕商確語不涉私居久之手挾鳳林存稿示余曰此吾曾祖應治遺編也請採擇焉併囑以序竊思存遺集而弗替者後嗣世守之賢也傳遺書於不朽者後人公好之心也其何敢以不文辭爰愛而讀之覺體製不拘一格要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序

二十二

皆由至性至情直據胸臆膏以墨瀋燦爲筆花卽往來贈答具見纏綿篤摯愷切詳明而一種溫厚和平之氣藹然可挹謂非有德者之言而何及誦其詩時而感慨浩歌天機流暢時而長言詠嘆逸興遄飛淡而彌旨飄然不羣殆深入淵明之奧者乎噫先生少負英異早登賢書乃三邀會薦而不第且未獲展其經綸豈非天哉然明體達用原無二致讀是集卽可想見先生之學問經濟矣志隘不能悉登吉羽自珍惟是三都賦就紙貴洛陽則茲集之刻行將不脛而走無翼而飛賢嗣裔世德相承其能私爲傳家之寶訓也夫

四書正疑序

劉黻著

江西學政

王鼎

道不可一日或離則四子書不可一日不求其義類之所歸學者學聖人之道自身心之近言動之宜推而至於天地萬物之大 紛皆欲有所持循而因言以適於用則四子書之爲益最切漢世惟論語最早出鄭康成因張包周三家之說爲之注其功甚偉而趙邠卿獨有功於孟子宋邢氏孫氏之疏多遵注說亦時有所發明惟學庸在北宋時猶襍戴記中自仁宗以中庸賜王堯臣以大學賜呂端范文正公以中庸授橫渠先生程朱起而表章之取二篇與論孟並列而其學始顯夫以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至孔子集其成孔子之道曾子子思親炙之而得其宗孟子私淑之而見其大今其著於書者俱如布帛菽粟之宜於人

也歷代諸儒遞相訓釋而朱子之說又爲諸儒所不逮蓋其道至是而益明也何疑之足云後世儒者不知於四子之書求其道之所存私自攻駁紛如聚訟其學雖博而不衷諸理其說雖辨而不由乎中論難愈繁而聖人之道愈晦則可疑者日益多

國家經義昌明超越前代四子書則有汪氏大全王氏匯叅最爲善本他如去疑釋疑諸說亦皆於道有見而猶未能一歸於至是南康學博劉子東橋力學而能文持其所訂四書正疑四卷請序於予予惟剖別疑義自王輔嗣論語解疑始而是書採摭詳明權衡精當實卓然自成一家的可補前儒所未及蓋其講明於道者詳也知道之具於四

子書而發之言筆之書公之以教四方之士其有益於學者不淺他日更取所正之疑與諸生共踐之則予猶有望

楊節母程太孺人百歲壽序

黃之晉

有名壽有身壽太上立德次功次言此名不朽者而忠臣烈女往往舍生取義則名之壽與身無與也善人君子有平格之徵而凡猥之徒瞑瞑蹒蹒亦復百年牖下則身之壽又與名無與也若乃賢媛節婦體從一之義符貞恒之占其得壽之理固具於神明而或數迫之遇撓之其幸而理與數并與遇合者造物福之以期頤

國家恩之以綽楔光於志乘蔭及後昆千百之中無過一二則吾於楊母程太君得之母有從孫曰林蔚彭邑高材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二十四

生也去秋謁余衙舍手一箋具母事實跽乞 蓋是時母年九十有九矣余諾之而匆卒未能踐今春封篆稍暇念母且百齡以歲寒後凋之姿爲

昇平僅見之瑞而闡名節扶人倫翼風化又有司責也其烏可韜於言母生士族歸禹門楊君貧而力學歿於塾中時母年二十有八思上有威姑下有弱息烈而殉不如節而存於是菽水之供婦以代子丸荻之課母以兼師嗣君節堂旣長授室援例八成均始畀以家政而母操作之勤如故也諸孫四人長秀岳能文辭試屢前列惜以目疾中阻十餘曾孫之楨之幹皆讀書應童子試餘多務農畝者一門之中藹然秩然得諸母教爲多此林蔚 學所述之

大畧也余觀母生平非有奇特可駭之行而仰事俯字崇  
儉守勤世傳耕讀之風人識孝友之訓此正古聖賢之所  
謂庸德而難能可貴者而母以七十餘載未亡之身從容  
踐履以穀其子孫其視慷慨旦夕畢命從所天者宜更加  
一等矣先是余甫下車聞邑紳有採報節孝之義蓋新例  
許合一邑千百人爲一坊總

旌余亟一再示諭城鄉令速舉報旣而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

恩旨有耆民冠帶百歲坊表之條又亟示諭城鄉令速舉  
報今著錄已百人而踵至者尙未可限余獨幸有巋然如  
母者以七十二年之節爲邑羣節母之倡以百年之壽爲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序

二十五

邑羣壽母之倡此固大江所環小孤所峙山水秀靄清淑  
之氣之所磅礴而鍾生陶狄諸名賢風教之所留遺而未  
艾而又遭際

郅隆沐浴於

聖天子久道化成仁壽一世之中乃克致此匪淺鮮也余  
故揭母之身名俱壽者爲文侑一觴匪文能傳母將藉母  
傳余文也是爲序

銘

馬當山銘

唐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  
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

波發狂日黯風勁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脫  
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  
呂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  
寸之包藏外若韋順中如劍鋸蹈藉必死鈎務必傷在古  
已極於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泮池銘

胡海

人心有理如池注水水洩於天清而不滓漑植斯生滌垢  
斯洗弗修乃淤匪斃斯圯修之斃之迺澄迺漪其壁而半  
亦規亦矩其橋而中非禮勿履

陋室銘

國朝  
施發元

室無陋竹籬茅瓦苔蘚舊室無陋習鳥交花相親就天自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銘

二十六

高地自厚行不徑心不竇烹雲髓於前焚松脂於後歌聲  
半壁金鉄奮而山鬼鳴劒氣冲霄星斗寒而風雨驟破卷  
殘書列而左斷硯秃筆列而右飲亦陋食亦陋服亦陋器  
亦陋一盤清況足幽居春不陋夏不陋秋不陋冬不陋四  
時佳景歸懷袖又况乎室中人意氣并八荒豪情彌宇宙  
議

築堤改水議

明  
王演疇

吾鄉固彈丸隩區然自封建廢而爲郡縣則已誌在輿地  
所從來遠矣矧陶靖節爲千秋殊絕人物此地屬其過化  
地以人重疆以內無論遠近莫不知有彭澤也先時輿地  
圖甚廣觀湖口有五柳鄉東流爲菊邑可知已後來分割

存十八都寥寥封域大非故步猶曰此歷代沿革致然其爲名區無改也乃五柳先生竟乏專祠已爲缺典舊縣屬在十五都縣治恢擴不啻數里後遷縣治繫承龍脉諸山環抱苦四塞之固乃西山居上獨高聳出一頭地觀音山居下形勢萎薈又退一舍形家所云天門地戶之說似爲倒置後插柳前洲稍補空而地勢卑下何足當西山十矧大國之郊剪伐者衆日見其濯濯致下砂單弱井邑日見蕭條似爲響應楊筠松下砂救人之說未盡爲無據也又張家港水反掉出漏罐玉峽泉由青草湖經漣菽港徑出大江兩背無情縣治孤懸而砂水無一顧者歲壬午又以曾司空建坊縣前昂藏如虎踞正當縣治白虎之位

說者謂大不利於縣治又不利於邑父母堪輿術士之言似不足憑但觀未建坊以前旣建坊以後四境興衰及邑父母久近利鈍不無徑庭前言或不盡誕耳二十年以來豈乏賢明之宰徒令攀轅無計聞聲耳食者輒以惡地相看又竊爲地方寃之也今徧採通國輿論細檢圖經博訪形家之言祖龍自金陵發脉出新安逆大江而上直抵縣後粹乎無以議爲也龍不可改而不待於改砂水宜改而久未改惟人事可補造化之缺是端有望於今日者今議從青草湖築堤環抱經岳廟嘴穿柳林歸宿於潘家墩收隨龍峽水遶縣前朝堂局而後復達於大江庶水纏卽是山纏倒看猶如豎看砂水皆爲有情於辰巽方將司空牌

坊移置其上建靖節專祠建昭明祠移柳亭移關王廟度道里星列棊布之併植冬青竹木周匝坊廟依堤兩岸夾道垂楊完密似盛水不漏江山頓增勝 瞻之爲旺氣所鍾縣治無凌逼得觀久道化成民居輻輳犬吠深巷鷄鳴桑巔儼然風回陶令衆議畫一確乎可行勃乎其不可後也邇時公務煩興帑藏匱乏不敢以捐助費宦橐惟求印緣簿作大証盟萃一縣之羣策羣力嗜義秉公共襄義舉庶千金之裘百棟之厦未必非一腋一木之支也齋心屬楮地靈若臨此挽回氣脉之大機括不日當還食其報無以爲公事而有違心

書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書

二十八

論學書

曾省吾

承念別去未問身心大旨而自以工文詞爲章句末學知吾契之有意於本原也聊爲吾契一言孔門未嘗言心而所言無非身心之學後世之言心者何算而身心之學益離此何故力行少而講論多也故吾嘗言孔門以罕言爲行而今人以罕行爲言夫惟以罕行爲言故見文詞而不見身心遂舍本而求末而有志者又不察末之根於本故遂舉文詞與身心而胡越之皆非也卽如吾契諸作中有克已復禮一篇契之爲此文也真以所體認於心者而發之爲文乎抑姑以爲舉業而俳音比字以求工乎如由於體認則視聽言動問警策身心者何可勝數以警策身心

者發而爲文乃祖宗設制科之意乃父師教子弟之心乃學者焚膏繼晷之志而又何惡於文詞如其俳比以求工而徒以悅主司之目爲也無惑乎以爲章句末學而無與於身心矣抑何不舍文詞之末學而專務身心耶吾往考藍田一生爲首今試之乃在下等詰其故對曰自科舉後玩心程朱之學故舉業遂荒吾笑曰子必未玩心程朱如玩心程朱則舉業當進何更荒也夫程朱祖述孟氏者也使吾試子以楊朱墨翟之言則其荒宜矣今吾試子以孔孟之言而云玩朱程之故荒則無乃緣子孫之故而頓忘其祖宗哉惟願吾契讀書以窮理窮理以養心養心以和行和行以敷文斯本末一貫之道而講論不與焉者也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書

二十九

教孝書

何懷

嘗聞人窮反本其言多善因凶用益受之乃固今觀爾等傍徨迫切若有刺乎其中思求致孝於後而不可得者吾將益爾以終身之孝乎顧予涼德無足垂訓但自惟責望之意則無窮耳先意承志永言無違終身孝也曾子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家稱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父母旣沒思其志意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易蠱之初九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惟其以意則凡男子之所有事孰非親意之所屬望而當承者乎吁孝之爲道大矣爾輩誠思致孝於後慎無忘余今日之意也

以上言  
孝在承

志  
記曰人子將爲善思遺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遺  
父母羞辱必不果常能如此兢兢業業惟恐一置其身於  
不善斯孝矣生事則爲善養盡力死事則爲善繼盡思大  
孝終身之慕要不出此是故古之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  
孝故不失言於人一舉足而不敢忘孝故不失足於人言  
慎行修菑害不至其極至於動天地垂世教庶幾無忝所  
生而父母之意望始慰矣噫斯其百行之本歟若徒役志  
細行生同犬馬之養死爲兒女之悲曾是足以爲孝乎世  
之以是稱孝者多矣果能本百行以至堯舜否乎故思事  
親不可以不修身以上言修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兄弟若翁父母其順矣故孔門以孝弟爲仁之本而君子

務焉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殺  
禽伐木不以其時謂之非孝嗟乎物且尙然而況生同一  
體者乎夫父母兄弟本同一體一有偏枯卽虧其體昔象  
日以殺舜爲事舜曰親愛而富貴之此其所以盡思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也苟自伐天和以傷父母之意顧規規求  
孝於儀文之末而欲望其底豫也豈可得哉今人傷手足  
而獨愛胸腹自謂全人可乎噫弗思甚也是故君子篤近  
舉遠無弗愛且敬焉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以上言和兄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古人實孝根於心而  
哀痛之節自然中禮是以顏色稱其情而戚容稱其服思  
慮不違其親今之背棄罔顧者固弗暇論謹守之士或至

忘實狗名惟按陳跡以完三年之喪喪事雖具悉爲虛文  
乃卽其跡之近似居然自以爲孝止於是而更不復知有  
其他余竊恥之嗚乎父母責望之意果止於是而已乎可  
以思矣可以思矣以上言喪禮三事皆承志之孝昔曾子事親養志敬  
身全歸聖門稱爲大賢舜遭人倫之變而親愛不失孝友  
傳於萬世是知盡性致命必本於孝弟悅親之道端在明  
善誠身孝而思立其則爾等其永言是之謂死事盡思而  
孝爲不匱矣爾雖不能尙冀企之未引曾子大舜結之

啟

復彭澤柳洲啟

袁學謨

蓋聞竇桂齊聲共羨燕山之盛王槐發跡競傳江左之芳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啟

三十一

惟理根植之也深斯形色踐之也實心田培菽粟毋殘方  
寸名區膏澤潤桑麻勿損千秋勝蹟無何斬彭澤之柳事  
類烹琴何異伐星渚之榆慘同煮鶴幸爾前徽未歇賴踵  
事以增華天道好還復樹滋以養德如我邑侯李明府者  
世家奕葉合抱擎天爲棟爲梁渡天津而駕析木是柱是  
礎探月穴以躡天根保全名邑甘棠 官橋嫩柳雙龍  
賴地上分開兩道金堤一帶繞城西 潤源頭活水君子  
平其政不妨萬柳爲庄仆 幸逢春望見先生之宅繡河  
陽之異草潘黃門擅花縣之名濯蜀水之芙蓉諸葛君標  
錦城之號而且種松百里俾行人蔭樾前賴蘇公植竹干  
竿慶枯葉重生猶思寇相翩翩陶令奕奕李侯今古同原

後先輝映勸農寓課士警荒怠而策精勤教稼以明倫培  
嘉禾而芟稂莠境無不闢之士書無不墾之田柳洲不自  
棄於官前哲難埋沒於地去羊去禮羊在則愛禮情深樹  
木樹人人存忍大木斯拔是宜衆擎易舉不致一木難支  
樹列千行毋庸斧斤入伐堤成兩岸不使牛羊下來柳眼  
初開波漾方湖秋水柳眉乍展艷堆孤阜晴雲風颭叢深  
柳浪亦堪鼓棹月窺腰細柳絲偏惹嘶驄折柳贈行旌漫  
唱驪歌別調隨柳索詩句竝聽鶯舌初圓倚仗柴門是處  
蟬聲發響繫船磯畔猶見漁火搖紅偶點烏鴉金線紮佳  
人之髻或藏鸚鵡染絲紉公子之衣眾竭葵心厚叨柳汁  
柳亦何礙於人也而必欲去之人亦何期於柳也而必欲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啟

三十一

興之栽者爲培剝極斯復勿剪勿伐億萬年沐召伯之風  
是藝是樹千百世留陶公之澤黃童曰叟歡呼仁人君子  
樂助工資泉湧堤柳依然歸魯汶陰不失廬山真面目新  
豐鷄犬仍知沛上舊人家公啟

修志徵文獻啟

丁春

蓋聞江湖匯澤非一水所鍾絀絨成裘惟衆狐之集文能  
徵信端須石室藏書獻以質疑盡在名山高士適值聲華  
之盛幸搜聞見之奇彭邑水秀山明風瀟俗美相孤峰之  
奇秀獨當七省咽喉羨五柳之蕭疎高出六朝人物他如  
名區勝蹟舊牒班班藝苑詞宗前書炳炳固已臨文可數  
按冊能稽然而見少聞多自昔之篇章或冗事增文損於

今之筆削較嚴孰當革孰當因毋任私而行假若者留若者去豈狗庇而伏望諸君子勤慎相謀搜羅務實毋分局中局外惟協公是公非將後之論今不指以藏污藏穢而人之視已無等諸爲鬼爲蛇試問七十年來幾汗青而頭白十八里內誰數典以傳經倘其賜及瓊瑤自必壽諸金石若復來從柱下允宜奉以文壇曷任跂予諒能惠我

跋

刻陶淵明先生帖跋

王演疇

吾彭澤爲西江下邑蕞爾幅幘乃輿地著名不減諸雄鉅則舊爲陶靖節先生絃歌地地因人重所從來矣然先生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跋

三十二

止以八十日之令賦歸田又非有功德及人沒世不忘也惟其高風遠韻千載如見若展禽居柳下則名人以其地嚴子陵在富春山則名地以其人故曰聞風興起又曰山高水長吾鄉係先生此物此志歟先生往事遺言載在晉史及先生集中予幸屬先生遺民思欲表章之叅錯成帙託之貞珉爲吾鄉一段奇事就中默寓編年以當先生年譜互採詩文以當詩文集俱遵典故未嘗少有潤色譬之繪天不敢飾以銀黃也其字畫昉唐人集晉字例悉用古墨妙遞及本朝諸名筆則以先生之人事之詩文度越千古非藉古今人妙蹟安能勝其任而愉快耶昔孔門羣弟子記魯論至鄉黨一篇說者謂分明畫出一個聖人

或可當先生鄉黨篇用公同好固不必羹墻見之也  
曰有先生千載後宇下士以記述託先生爲不朽則吾  
豈敢

紀略

何鳴峰原任政蹟紀略

梅廷對

聞之學問裕經濟之原文章爲載道之器傳古今而不朽  
者惟文耳德功暨言並稱三立昔韓魏公居政府德量材  
猷俱擅奇絕而或謂其少文章卽公亦恒推美於歐陽永  
叔以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知非偶然而已何君鳴峯彭  
之文人也少負軼才有志畧胸次灑然渾忘勢利不苟徇  
流俗而學識疎通猷爲練達肆應咸宜洵堪肩鉅遠理繁  
劇而有餘逮溯其家學淵源科名絡繹自明初遷彭傳今  
計十餘世遠光彌耀知培育薰陶者舊矣癸卯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紀畧

三十四

恩科與余子姪同邀鄉薦先生旋掇南宮

特試兩殿詩文中選閣部交薦擬拔庶常讀書秘院緣省  
親念切辭歸需次 曹初掣閩之松溪缺引  
見嘉其敷奏

特調浙之餘杭令甫下車化導整齊風清弊絕剔釐鹺引  
則梟販潛踪肇廣蓄儲則常平利溥靖萑苻而洋案戢抗  
河議而部件銷逐短髯之流而申商獨掌冰鐵神欽嚴吳  
山之禁而黍谷回春疇霾豁日他如清積逋杜官產一切  
興利除害撫字催科之宜民匪繭絲而保障也而最足錄

者惟禁宥一舉尤稱陰行之善先是浙甯潮患海塘例開有梟匠引類勢盛烏合假欽工名色盤踞吳山鑿宕擾民民禦之失宜角訟幾千重典苛論者將興大獄先生獨以息事甯人爲己任擘畫周詳刻期勘訊直如弄丸解難不崇朝而結旋見梟徒遠遁河翁而事例亦停咸奇之疑有神助因號神君焉邑士民圖報無由胥銘斗篆堂奉長生祿位主尸祝於圓修佛寺仍刊原詳美功德勒諸貞珉以垂永久客有自杭來者遇老民述之甚悉并出碑摹以示余愛慕而心儀者久之俄遷教信州毫不芥蒂欣然樂就講學談經迪士三載報小成矣旋經服闋補盱眙鐸十有六年才德文行雅鍊精密益歸醕古迄今擬蘇湖範焉范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紀畧

三十五

文正公嘗語人曰某生平學問得力於教授江甯之日爲多今讀其上晏元獻一書熙甯相業經略中外悉肇於此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未獲大展迨披覽舊治圖書繼觀盱郡士子歌美作人表揚盡致知學問經義均堪金玉殆不可僅以文名也邇以俸滿保送咨部引見將兆遇合矣郡人士擁道攀留歌詩祖餞余亦贅叙所知以爲發跡圖堂者志勸

誄

靖節徵士誄

宋

顏延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性殊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

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曩皓之峻節固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任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弃煩促就成省曠

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貴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哉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自致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如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體兼貧病

否 憂子然其命隱約就問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  
性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適遺占存不願豐歿無求贍  
省訃却賻輕哀薄殮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  
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閩鄰舍  
宵盤畫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  
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  
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  
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  
哀哉

祭文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誄 祭文

三十七

祭狄梁公文

宋

范仲淹

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心哀傷  
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逝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  
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  
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遣祭小孤山文

明太祖

維洪武二年歲次己酉七月癸巳朔越十六日戊申皇帝  
遣官工部侍郎范謹以時羞庶品之奠致祭於小孤山之  
神曰肇造邦基制作未備自今春遣良工詣湖南等處大  
興造作勞民甚衆今功已成命有司差人夫駕船撐簰順

而下神司江流故遣官報知謹以牲牢香 式陳明薦  
惟神鑒焉

頒祭小孤山文

明世宗

維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 月

朔

皇帝

遣江西某府某縣某官致祭於小孤山之神曰維神標靈  
澤國砥障江流舟楫風濤仰藉神庇在昔二聖曾此經過  
顧覽神棲式展虔敬重以御題勒石兼葺廟庭珍器尙藏  
用充俎豆爰命所司歲修嘗祀茲當仲春敬陳牲醴惟神  
歆享保翊國家欽哉尙享

祭小孤神文

文德翼

元音斯響道蘊莫詮挹茲水風之交 彼江山之秀恭惟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祭文

三十八

孤山夫人濯靈萬里壁立千尋結維神以引觴召宓妃而  
鼓瑟旂回赤曜車迓豐隆功峻浩巖光瀾蠡渚前某敬其  
朝命薄言宵征筆墨漸疎不遑登覽衣冠未肅并缺仰瞻  
舟逕遡三十里而遙風大作十一日而迅遂羈彭邑爰冀  
神慈姨怒未平尤情如 甯曰行止由人更信禍福皆馬  
牽帆潯渚蓼未溪紅解佩淮陰蒲已江綠忽聞廟社震擾  
披髮號天抑見道路縱橫剖肝塗地捐生一旦且復誰知  
緩棹八旬式惟神惠勢已至此豈君子之忘君情將如何  
或小人之有母蓋惟淮西宰相坐擁虎羆江左夷吾起圖  
龍馬某方泝中流而擊楫 庶呼江漢以朝宗敬捐鄙忱  
尙達靈貺

墓誌

正議大夫歐陽秀墓碑記

砌

歐陽堪善

堪善從江右之龍南而遷於粵東蓋已數十世系出文莊公文莊泰和之支祖也爲琮公嫡裔琮與兄璟同出於率更公詢璟之後獨蕃江州之彭澤善自拜膺

簡命由史館而擢爲侍御僑居輦下每文武會闈吾族以計偕來京師者必卜期宴集敦睦宗誼雖各支派靡不原原本木絲牽繩貫已乙丑夏公之耳孫李其文后維皇宗時田師思訓左襄東廷諸君宴會之餘手出一緘示余曰此余遷彭之三世祖也自宋祥符葬本邑十二都走馬坂神墩沿及元末遭僞漢之變吾祖塚逼近通衢而古碣殘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三十九

篆遂蕩焉無存今族之父老誠不忍其狐眠鼠穴華表莫尋也因謀所以甃砌而重新之請一言以垂永久予曰唯唯夫何辭第余於公從元也以子姓而闡祖宗何容一詞誕諛於其間乎邈公之祖曰敷璟公之十三世孫也仕周太祖累官至左丞相以年老乞休后因兵爭挈家而南駐彭澤筠塘壠感疾而終遂卜葬其地迄今里人咸呼丞相墓云父曰睢宋建隆間除天雄節度使陞金紫光祿大夫卒奉柩葬父側公以景德鄉魁爲正議大夫龍圖閣侍判開封府尹儀同三司廉使

御製賜文臣誥七條計自璟公傳十五世至公代膺顯秩立殊勲嗚呼亦盛矣子奕天禧間任江洲守卒葬於九華

化成寺后孫七長曰宇次宙次寬次容次安次定次宥皆以仕顯厥后子孫析居七庄今世稱七庄歐陽焉宋南渡迄元賢達輩出不及殫述至明則聯婚宗室者有人冠冕江右者有人名題北苑者有人或以醇謹高處士之稱或以廉惠標循吏之頌或以勇烈成義士之名或以忠諫來清君子之號俎豆鄉賢累世不絕紀之國史載之邑乘班班可考矣沿及我

朝尤多蔚起士林之秀布滿膠庠文武科第明經俊選之盛甲於江州夫自古華閱顯胄所在多有乃不再傳而遂隕厥緒我公繩其祖武佑啟後人由宋迄今經九百餘歲而子姓益蕃族黨益大簪纓益熾謂非作求世德發祥遠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

而垂澤長哉茲者族之父兄子弟輩不忘所自鳩工鑄石美揚先烈誠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異日者馬鬣有封勅書下詔螭脚龜負照耀山川是又在肖子賢孫光而大之用展孝思於不匱云爾是爲誌

節孝婦畢門朱氏碑銘

劉進

節孝與忠義並重蓋非是無以彰天地之正氣建千古之綱常也特是忠臣義士類皆讀書談道者之所爲誦法乎聖賢講求於師友以此揚盛烈著芳聲固其所也若夫生長深閨目不覩詩書之訓耳未聞藥石之規卒能誓死靡他不欺其志是女也而有士行其情良苦其事良難斯固節烈中所不可無而又巾幗中所不易有者也余恭膺

簡命作宰是邦下車時卽以扶植綱常爲事更以表揚貞淑爲先夫閨門乃王化之原節孝係百行之首根本所在匪細故也因再四確訪冀得一貞烈而賢能者風示一邑久之卒不數數覩逾年聞有畢門朱氏者善事高堂克相夫子不數歲而鸞分鏡破氏之孝養舅姑不異夫存之日且撫其襁抱弱息雖零仃孤苦訓以義方諸凡所謂茹蘖飲冰畫荻和丸者靡所不至余固默識於心又恐名浮其實今年秋邑之紳士耆老果以氏之苦節懿行聯名籲請批閱呈詞卽余向之所確聞者其間不爽毫髮於是而益信實至者名白歸公道之在人心誠不可沒也氏子增紹痛母深恩莫報願余一言勒碑以垂百世此亦足以徵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一

孝思之所在也夫上有節母斯下有孝子節以啟孝孝以彰節非天道好還無往不復者乎余因嘉其志而哀其請爰附一言以誌不朽

王孺人苦節墓碑文

何如寵

翳無德而不報疇有本而不昌計翁雙峯先生歸窀穸有年矣予生平無芝眉晉接之懽餽問殷勤之雅乙亥春仲弟如彥應豐科計氏聘木鐸浩山中門下庠生計汝光以所撰王孺人苦節傳請予墓碑文予挑燈悉閱始知王孺人乃天下眞苦節烈女也年十七適雙峯之父瑚公未一年而瑚亡遺前妣所生二子長希哲卽雙峯翁也甫十二齡次希正方再歲皆不離於其裏似不足爲王羈也乃王

孺人秉性剛烈立志冰霜歷七十四載如一日也族有利  
其有者欲奪王志王翦髮佩刀以死自誓節亦奇矣尤可  
異者彭城進士王演疇等欲旌其節王引爲分固應爾死  
不受旌此卽偉男子未必有此卓識也幸其曾孫汝光念  
祖母幽貞徧懇國老鉅公如建邑金春元德範孔相國貞  
運鄭冢宰三俊與本邑兵部郎劉曰曦海豐宰計成久等  
皆撰有苦節王孺人之誌銘頌贊各肖其實而顯其節也  
予又何言

梅谷先生墓誌銘

汪由敦

君諱學謨字迪來號梅谷姓袁氏其先河南人徙江西之  
彭澤君少貧好讀書躬負鋤弗輟也閱數年淹貫六經入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一

試垂三十年以康熙甲午舉於鄉又十年不第雍正甲辰  
天子方開八紘之網以羅天下士秋八月禮闈榜發復  
命有司搜薦卷若干卷咸 賜進士而君褻然爲續榜首  
當是時君年五十有六矣後四年宰山西之石樓石樓孱  
邑也歲且游饑積逋四萬君招集流亡給牛種使畋其田  
數年而歲稔逋完民乃安息徙知汾陽至署書其柱以冰  
心鐵面自矢吏民憚服三年課最除雲南安寧州知州及  
引見改浙江處州府同知括蒼處萬山中郡丞故間曹至  
者率以不得展布愈自諉事官舍日就圯至或僦僧寮以  
居君慨然曰命吏自處當如是乎出養廉五百金葺之觀  
瞻以肅其於官事不苟類如此歷署甯波金華温州三郡

篆兼攝湖州安吉州事民皆便之其在温州也購得君子山爲義塚塵骨數千至他郡邑亦然其仁及死者若是上官皆爲之改容益得行其志前後紀大功五充浙闈同考官三戊午後屢引年告致不獲以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卒於官年七十有三君自宰石樓歷官十三年所至有聲獨思君以瑰奇之材困抑數十年晚乃稍出爲世用而已老且死此知君者所爲深惜然士之蚤達而不獲爲世用者又豈少哉如君固未爲不遇也君生平喜爲文詞所至尤喜爲諸生論文著有居易堂集浙中新集二集嘗自鏤板藏於家祖某父勳元皆不仕後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兄學典弟學訓俱早逝君爲撫孤存祀始終無間言娶汪氏女生男子二人長曰大中候補光祿寺署正次曰大正國學生簡選四川以知縣用女子三人俱適士族孫男六人孫女三人乾隆年月日其子將葬君來請銘予與君同年友也其不可辭銘曰嗚呼梅谷早窆晚達其窆不蹶其達不訕其聞不沫予銘不滅

劉忠烈墓誌銘

何炳奎

公諱鎮寶字楚善號恕齋世爲彭澤邑郭人曾祖處士根漢有隱德王父傳爲名諸生以子貴贈如其官父堂官至給事中嘗建言

世宗朝公生有異稟素以忠貞自矢少讀書數行並下年廿六舉庚子鄉試屢上春官不第給諫効力軍塞公隨焉

諳軍政既歸試中翰

世宗召見問其父堂事公 奏對悉稱  
旨

上謂鎮寶明白精采可試以知縣

命撫臣朱綱雲南用之

廷諭鎮寶曰州縣難母因循汝其往宣乃力公拜

命旋請假省親報可後請終養給諫固止之曰盡忠卽所以盡孝也居二年公揮涕乃行雍正七年抵滇是時相國少保鄂公總制滇黔廉公才委以鎮雄丈墾期月報最鄂公薦於

朝授烏蒙府通判分駐大關鎮大關距郡頗遠事兼守令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四

公撫循苗疆勤慎有法不二年而邊政肅清建城設堡滇人頌焉八年秋逆蠻寇烏蒙太守告病在省公報城工領帑給夫匠亦在省聞變鄂公知公有邊才使馳烏蒙調度公星夜馳數百里兼程抵郡比至城下賊氛大熾招撫諭導皆不聽遂冒矢石入城與都司贈遊擊劉公崑守備贈都僉馬公秉掄知縣贈僉事賽公枝大等悉力禦賊崑等陣亡公奮不顧身率家僕劉申陳紹與賊卷戰振臂一呼殺賊無算既而羣賊蜂擁僕從俱陷公四顧無人毫無懼色至力盡猶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大兵平烏蒙總戎哈公元生參將韓公勳求公收櫬公兄鎮元僕龔恒獲公屍於烏蒙城之北隅已暴露數十晝夜

箭創如雨而如生事 聞

天子追悼贈雲南按察使司僉事遣官賚

誥致祭

賜全葬帑金百兩卹百五十兩 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  
家十一年崇祀忠義祠有司稽故事合祀鄉賢禮也公生  
於康熙乙亥十月初十至雍正庚戌八月七日殉難春秋  
三十六後二十七年炳奎令彭澤會郡伯董公檄修邑乘  
訪公墓不得始謀葬公於邑東門外之祖塋根漢處土墓  
右如 典禮是爲  
今上乾隆丙子六月晦日將葬孤子鴻預請銘炳奎以公  
爲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五

國家死事之臣法宜銘考公世系又知給諫公與先外祖  
鄭公駟同門舉丁丑進士義不敢辭乃列其狀而系以銘  
公配宜人汪氏系出同邑舉人汪君遇女有賢德子卽鴻  
預難廕生娶原任新喻教諭汪鑑淑女女二長適湖口縣  
庠生汪聖觀次適本邑監生汪鑑沅孫男誠娶監生畢增  
純女孫女三長適同邑高瞻斗餘俱幼銘曰維公之生得  
氣之剛磊磊胸腹節義文章  
聖主知人俾以邊疆厥俗寢變厥民寢良迺彼蒙詔釁起  
魚腸公逞又安賊狂跳梁始奮厥武賊無敢猖妖氛四集  
公乃陣亡古也有之常山睢陽維茲有公庶幾頡頏孝以  
忠顯名以沒光一夕千秋孰短孰長

饒陶南墓誌銘

惲敬

狗馬牛皆四足儻牛者察筋骨毛尾蹠角知其強弱之質順逆之性修促之數十不失一然移之馬則不足移之狗益不知移之虎豹犀象則望而走今夫龍亦四足也使龍加首於牖儻牛者驚怖視之其又奚知而四足之外充之爲無足爲多足其又奚知雖然是儻牛者於牛固十不失一也稍下十而失四五焉再下十而失七八焉蓋天下物不可限惟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者知亦不可限其餘皆限之類如此彭澤饒廷訥爲人端慎能文章最長於江西五家四書文之法奧衍清瀏無有能得其用意者前後應十五舉不得解乾隆戊申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六

恩科已得而復失中副榜貢生以貧授經南昌嘉慶十四年十月廿四日寄死於橋步街藥肆年五十不能殮其友惲敬與同志殮之歸其喪於彭澤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廷訥字陶南曾祖有任祖鞏父珊母歐陽氏配宋氏子文敷銘曰 以貧死以貧葬以賤死以賤祭一客不弔亦不悔魄歸黃泉魂上天爲銘永之千萬年

汪公江航墓誌銘

阮元

道光十有三年春余以雲貴總督入覲被命典試禮闈傳臚首唱則彭澤汪生紫荷奉棗紅杏簪香冠瀛海之三山轟蠡湖之一柱竊謂經先教孝義自重乎顯親訓始趨庭誠其襄乎斷杼賢如修撰信有自來矣越二載先後遭父

母之喪屺岵之痛交縈窀穸之歸孔亟以狀來丐余銘余不敢以不文辭案狀封公諱增旺字占鰲一字江航爲唐越國公的裔世居彭澤黃花坂祖恒齋公邑庠生父廣峯公以修撰貴貤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世德作求人倫著望裕充間之業莊啟平泉聯聚族之歡里稱孝義冠蓋衍爲世閥簪纓煥其鼎門其所由來者漸矣公少而莊惠長而直方爭忤不形躡鉅是任每際險難而棘手恒貯苦澀於荷心當其寸鐵不持干鈞獨任架一木以支大廈憑空手而入寶山用能志遂循陔計安居室潤蔦蘿以甘露滋棣萼以靈泉培膝下之駒傾資不惜化訟庭之雀罄費都甘可謂難已所幸金難滿筍子可克家闢潯江未有之奇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七

綿德門光大之緒高標鳳采疊賁 鸞章 恩之渥也榮何如之德配查宜人胄標皖水柔協鞏絲相夫子以無違奉尊章而克謹時封公以恢宏磊落之才值屯基艱阻之會數椽靡定八口無資宜人躬井臼之勞茹牛衣之泣簪抽著代燈藉糠然罔不勰芳矩於采茶拓洪規於倚竹而挽鹿之風踵跡前載丸熊之教延光後來內政秩然闔德斯諒夫蒙泉兆象塞極有必通也碩果占爻剥盡然後復也自修撰困鱗得水伏驥籥雲攬一鶚於當頭讐凡禽而咋舌於是封翁顧謂宜人曰吾兩人辛苦半生今可以告慰矣乙未春季修撰供職京師命喆嗣侍二老偕來就養畫舫遙迎板輿親捧方謂天精貢玉永矢愛日之懷詎竟

陽自唐越國公仁武兼全保障六州實爲徽之始祖厥後  
念九公愛西江風土卜居彭澤之黃花坂又爲彭之始祖  
先生尊甫瓏菴公積學累仁睦婣任卹列名大賓蓋兩舉  
焉生丈夫子三 先生其次也幼而穎異甫長慨然有建  
功萬里之志領丁卯鄉薦極爲主司所推重焉薦志友恭  
兄弟殞逝 先生以一身肩兩尊人之事生盡禮歿盡哀  
不與骨肉較短長性好急人之難辛亥奇荒隣有鬻子者  
先生納其子而衣食之至年豐悉令還宗又有逋蘆課五  
十餘金者賣婦以輸旣受值舉家哀別 先生聞而憐之  
悉爲代輸其夫婦至今刻木祀焉又嘗晚歸拾遺金百餘  
失者以係國課莫償將就縊 先生聞知悉遣還其家他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四十九

如賑饑以惠貧民施櫬以澤死者不可枚舉而教子則猶  
有義方次君鑑叔秉鐸新喻命之曰官雖寒微職實清貴  
鄉邦亦桑梓之區宮墻乃根本之地勿以一日之長藉師  
嚴道尊勇加聲色故至今諸令嗣彬彬各自成立孫曾羅  
列動循矩矱其素所服習者然也 先生生明崇禎辛巳  
年六月念二日亥時卒於康熙丁酉年十月十一日戌時  
享年七十有七葬南關外田玉塢山之陽長男諱鑑治附  
貢候選州同四名鑑沛郡優生五名持雍正癸丑科進士  
來請表墓者也七名鑑淮八名顯俱太學生長孫名楫

康熙丁酉科舉人先大夫作宰彭邑與 先生往還最密

煥年雖象勺亦已知其詳今者訪舊龍城主於 先生孫

劉鴻預家談讌之下道及先大夫高樓飲雪徹曙留題  
及先大夫以罽誤去官 先生大爲悲惋棖觸於心不勝  
父書杯棬之感也嗚呼可無表乎

歐陽鶴齡公墓表

黃雲鵠

同年友歐陽戶部雲持其先大夫行狀命予表墓旣數年  
矣雲鵠鹿鹿從諸大夫後日效驅策海內士或不陋孤微  
爲其親乞文亦時時應之戶部與予交最厚素習古文詞  
方爲度支所倚畀予意其急切不得歸欲俟學少進文稍  
近古然後敬塞戶部之責而戶部於今年秋遽以 太恭  
人憂南去於是予言弗可緩矣按狀公名鶴齡字

號霜介江西彭澤人祖整建昌縣訓導 欽賜國子監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五十

學正 劉氏余氏本生考璜附貢生妣柯氏嗣考現妣汪  
氏以戶部貴 贈朝議大夫妣贈太恭人先是贈公年二  
十五以劉孺人之喪哀毀嘔血卒無子學正公憫之命明  
經公以公後贈公公爲人孝友力學見義勇爲自孩提時  
卽能孝事汪恭人汪恭人安之忘其爲嗣子汪恭人女一  
適於高貧不能自立汪恭人歿後公賙恤女弟如汪恭人  
在時念先世七葉爲名諸生獨贈公以孝思之過早不  
汪恭人誓死爲立後念欲光昭令德莫如奮志名途由是  
益肆力於學旣冠補博士弟子旋食餼所交皆一時知名  
士皆以學行重公謂公眞血性男子嚴虛白先生以古文  
雄視一時主講鹿洞諸從遊少所許可顧獨喜公謂可與

道古公於詩喜李昌谷文喜左史西漢每有所締造輒走山水奇險處或入廣堂邃室瞑目坐或遂狂走大叫人莫測其所以故詩文多奇崛鬱勃入古用是益不合於時既屢膺鄉薦不獲解同學生咸掇高第去益鬱鬱不自得道光戊子鄉試主者大激賞已擬定額次復被黜公慨然語吳恭人曰嗟乎遇不遇命也獨仰負汪恭人苦節我子孫有興者其毋忘吾志己丑秋邑令某以試事妄笞士士羣走告公公憤然曰士焉可辱往爭之不得則率邑人懇於學官令雖甚激怒然憚公方正事中止時公方患痢以是積勞成滯逾年遂不起是爲道光庚寅十月十六日公生以乾隆丁未年七月三十日得年四十有四配何恭人早

卒繼配吳恭人同邑太學生志琪公之女讀書明大義事柯恭人汪恭人恩禮交盡公以績學故不理生產業內外事一委恭人恭人處之寬嚴豐約適中戚黨歎服公歿後戶部方十齡兄姊妹並幼教養婚宦心力俱瘁嘗舉公遺言勗諸子力學伸前人未遂之志比戶部通籍屬時多難意不欲出恭人切責之乃行後屢請迎養不果來而凶聞至戶部哀毀甚見者傷之恭人歿以今年七月十六日生於乾隆乙卯年五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一以 年 月 日葬於十二都龜山之原公與何恭人合葬於九都山之原子長鵬飛邑庠生早卒次卽戶部咸豐癸丑進士四川司員外郎女四長適方何恭人出次適項次適張季

適凌恭人出孫男八女六曾孫男四婚嫁詳內誌予始讀  
戶部所爲公狀以公學行如此闕塞以終深用惋歎旣念  
自來嶽奇好古負血性人往往如是不獨公豈天道固然  
歟而有志希古之士卒不肯以彼易此豈其中別有輕重  
歟吾安得起公敬質之

賦

彭澤縣賦

歐陽正亨

柳洲故城龍門舊土詳於山經次乎江滸漢初有縣治之  
名南唐聞木柵之堵廓巨靈而爲門障玉柱而爲宇跨荆  
揚而爲疆割吳楚而爲戶帶湘蠡之雙流抗廬阜之重阻  
紛郁郁其難詳羌畧畧其可數爾乃天文分野地勢呈休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墓誌

五十二

域分甌越星占斗牛婺女寄其曜須女影其陬屬丑爲星  
紀之次歷寅見析木之流晉漢諸書矛盾互異潯陽舊志  
切近可求若夫幅員旣長山川尤勝浩嶽崔嵬武山綿亘  
孤柱摩天兩髻從勝帽峰作其枕馬當列其屏鳳凰高翥  
翡翠連海外三山遊龍橫飛嶽巘接匡廬萬仞方湖大泊  
之水濺瀟瀟玉洞仙真之幽潛廬澄澄谿壑錯繆而盤  
紆巘谷截薛而響應直山海之所未窮亦伯翳之所難罄  
至於任土作貢物產攸宜異芎藭圖夏曄冬翳從舒秀  
挹露披麗曖曖含芬蒨蔚吐姿木則檉松楔櫻楓  
竹則籊籊篔簹簞篠箛箎笙觀於原野則桑  
黍相彼園圃則荇蓂芋瓜侯桃栗梨如

高低更有文禽矯翥怪獸爭奇屈指莫數寸管難釐惟是  
兵防有衛戰守斯藏峰山據其腋石磯扼其鎗士卒伏弩  
乎蕭嶺巨艣注矢於蒼茫汎控孤汛之北洲占得勝之場  
列著喪元僞漢已破其膽義橫載石鐵木幾失其強斯誠  
洪都之天塹不愧三吳之城隍總之水以龍則靈山以仙  
則別邑以賢則傳地以人則傑愚溪何愚拙齋非拙知命  
樂天識元亮之靖節也縱四抗疏嘉懷英之明哲也帝座  
飛魂羨維幹之忠烈也母鯉筌魚欽李時之真切也勝母  
朝歌所以反名賢之轍也于門霍第所以誇勝國之闕也  
奇石佳木不可冠之衣冠而以為潔也仁里名區斯可勒  
之青史而以為說也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二

方湖漁唱賦

何瑾

彭蠡之下大江之隅水之所湊匯而為瀦不圓璇以名璧  
乃方折而成湖浪不干層何鯨鰲之能躍波非寸水亦蝦  
蟹之所居未嘗臨溪以釣相與絕流而漁迺有戴笠之翁  
提篙挈笱荷蓑之豎約伴連儔結三面之鉄網駕一葉之  
扁舟事不在春非有虔於薦鮪爭同較獵豈無擾乎浮鷗  
維時青嵐掩藹綠波蕩漾得趣于山水之間放懷於羲皇  
以上逸興飛而豪舉織歌唸而雅唱清幽入韻鶯度柳而  
轉喉嘹唳騰空鷗披雲而引吭方其流測淺深家忘近遠  
惟此中之可樂詎吾生之已晚興發菱蘭情生鯉鰕韻底  
悠揚歌餘清婉波臣出聽恍龍窟之唸秋水伯遙聞詫夷

宮之響暖既而舟放蘋汀節敲蘭槳豈雨竹之傳聲抑風  
松之放響是凌波以搯雅仙姊輕盈似橫槩而賦詩曹公  
蒼莽蓋其忘懷已久寄興無窮唱和有人何須鉄板宮商  
無律不必詩筒既同聲以嘯月乃合樂以臨風三五爲羣  
誰是歌長齊右百千屬和還同客在郢中至若盱衡往古  
慷慨平生遵晦海隅思子牙之釣渭翱翔河上羨清人之  
在彭旂常事業彞鼎勲名爰緬懷而結想乃激烈以成聲  
更有棄軒冕而不顧閒 嚴光謝貴介而不居逍遙范蠡  
自取樂於波濤不縈情於祿米堪爲世外之流連借作歌  
中之肯綮乃一唱而三嘆可賞心而傾耳他如得路桃源  
徵士之抒懷不淺取譏湘浦楚客之借諷可悲皆可藉以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四

鳴志譜以爲詞望長江而莞爾因高唱以宣之更或舟楫  
長材甘爲釣客江湖予樂號作散人出沒於海島之上放  
浪於潁水之濱抱明月而終身高歌滴露附飛仙以托足  
長嘯臨津豈魚鰕之是侶實歌笑以爲賓則方湖之唱乃  
天籟之眞也

恭紀

鼎建小孤山廟賦

歐陽鶴鳴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八埏和暢九宇熙恬一統車書萬方  
玉帛維天成象日星既顯其休徵維地成形河嶽悉昭其  
順應固已神人胥洽內外皆安矣爰有小孤一山秀甲東  
南奇憑江漢敷皇猷以崇廟制協神道而侑山靈所以廣

懷柔大昭假尊體統綏民人也恭逢

御賜匾文用彰大典明年齎使普公便道山南祀事孔修  
禮儀克備成一時之盛舉千載之鉅觀鶴鳴家本潯陽簿  
遊吳會敬成一賦用獻千言紀德紀功竊自附野人之敬  
歌風歌雅非敢煩太史之陳云爾其詞曰伊東南之地勢  
應中斗之星精幾點吳山螺堆天外無邊漢水波撼江城  
錦樹村村家矢尊親之志和風處處戶聞歌管之聲驗泰  
階於治象經久道之化成莫不年豐物阜政肅民清厥惟  
名勝是曰小孤參天倚日帶楚襟吳當海門之關扼介潯  
派之方隅水落荆陽域限九江之野山聯廬霍雲朝五老  
之區咽喉地軸鎖鑰天衢其堅也儼當場之勇士其巍也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五

似砥節之丈夫聽四壁之濤聲中峯如筆看半窻之嵐氣  
一幅爲圖風送樓船簫鼓遑聞百里曰曛桑柘烟邨夾出  
千株驛本龍城花臨北浦官猶晉代柳隔東湖上有孤嶼  
之神慈妃之廟玉骨冰肌烟鬟雪貌黛眉橫掃雲開石頂  
之容鏡面平鋪月印江心之竅洗凌波之韞帝子神清拖  
染翠之裙仙姬年少噓風則潮汐遠回扣柱則蛟龍起嘯  
尋寺間之碑碣萬里聲靈供水上之香燈千年風調別有  
磯名澎浪峭壁雙關亭是梳粧斜光四照數聲山磬僧傳  
蕉葉之天一曲船歌漁上楊花之釣且夫天地之運有開  
必先至德之光無遠弗届上有聖主之道河周嶽合中外  
以無私下有賢臣之熙載亮工和神人於不懈先是司農

高公誕膺文命既規形勢之大凡遂逮嵯憲普公敬布綸  
音爰定山川之勝概乃諏吉日揀良時擇執事督工師地  
揆上下制相高卑鼎其新以革其舊擴厥宇而不厥基其  
方位則堂堂正正象鎮地之四維也其結構則明明灼灼  
象週天之兩儀也其棟宇則巍巍奕奕象陟山之熊羆也  
其廊簷則盤盤屈屈象噴水之蛟螭也並有禪房窈奧精  
舍紛披左營右拂氣合形離遠以望之似度彩虹於秋半  
近而卽也若仰碧漢於空陞於是規矩應天光華耀地霞  
鬱雲蒸山輝浦媚塗以丹青飾以綺翠點以銀黃施以脂  
膩金盈皎皎宛西域之犀文玉舄離離儼漢宮之貂珥遊  
廣寒之府月到禪關御姑射之天春來僧寺偉矣經營奇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六

哉布置信大匠之有神悟良工之匪易伏見

寶章炳煥

睿藻喬皇乾坤之大日月之光虹霓之采山海之藏虎僕  
添毫周之情而孔之思麋丸潑墨雲之倬而天之章鐫垂  
露於璇題輝分龍鳳拓懸針於寶石響徹琳瑯天造地成  
空六書之八體金聲玉振藐一札之十行誠垂徽於今古  
直度越於漢唐爾乃月當夏候舟過江涯綠蕪平放碧樹  
橫遮沙岸啼晴之鳥桑田洛漲之花時則施仁洋溢莅政  
休嘉躬膺皇華之使忻乘博望之槎蟹舍漁莊水通青雀  
之舫周原禹甸人到白鷗之家近倚雙峯陰圍一縣遙瞻  
蠡水勢控三巴人在畫中行青衰綠箬路從江口出碧水

澄沙楊葉洲頭日壯旌旗之色馬當磯下烟明劍佩之華  
則夫百年禮樂義叶詩歌萬代衣冠器陳邊豆鼓湘靈之  
瑟有韻斯清吹媧后之笙其音聿奏瓊樓風動光連會弁  
之星寶鼎烟濃香滿絲衣之袖告禋祭於山陽示綏安於  
神后斯時也德意周深禮容肅穆氣無感而不通理克符  
而必速是烝是享有其誠則有其神爲國爲民俾爾臧而  
俾爾穀一人有慶山賡華祝之章四海皆春神助太平之  
福豈惟西江雨露任沾濡於鬱鬱葱葱南國桑麻時浹洽  
於紛紛郁郁也哉爰中之以歌曰

聖德兮敷宣四海兮安全席江山兮鞏固擴制度兮綿延  
維小孤之屹立兮廟貌巍然繫普公之屏藩兮告禮維虔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七  
神之効順兮享食踰躡祭則受福兮耆士歡傳誕降嘉祥  
於無艾兮永壯皇圖於萬年

小孤山賦

劉 黻

地束干帆天扶翠靄濯足江心舉頭天外惟江上之奇峯  
挽江流之一帶神以瘦而愈清勢則高而稱最不借他山  
之助寧慮其孤從來特出之奇亦不在大山有小孤之號  
地連吳楚之邦初名一柱獨立長江旣依空而前岬亦激  
水以衝撞百尺嶙峋懸陰巖之鳥道四園澎湃絕斷岸之  
漁矸從古坐鎮重關推爲第一有此擎天孤柱故自無雙  
想夫歸舟遠望秀色遙通指點帆檣之外依稀有無之中  
插穠郁于晴餘半天烟雨綴水雲之淡處一幅青葱影欲

迷于歸雁目已極於飛鴻雖可望而可卽已欲繪而難工  
若乃遠爲之溯何如近爲之求或徘徊於兩岸或容與於  
中流峻似吳江白馬險踰三峽黃牛謂山蓋高何凌波而  
獨立有水如此乃挾石以俱浮未知何日巨靈移來太華  
應訝當年海若泛彼虛舟其上則樹古篁脩禽珍獸異石  
或如磬聲清越以含胡梳則有亭地狹削而嵬巋四望之  
而皆通亦臨焉而恐墜高撐碧落夜餐沆瀣之陰穠秀削  
雙鬢曉挹春雲之彩翠覽景別具其清懷登高何妨於再  
四其下則壁立千尋天開一面斲石骨以爲門瀉銀濤而  
似箭沙町半畝經石壓以何時鉄柱千年留漲痕之幾線  
浪或吞而或吐嘈呖搗蟹舍之墟舟亦東而亦西上下識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八

風帆之便至若禪宮靡麗梵宇葳蕤紅欄曲折碧瓦參差  
豈蜃氣之吹嘘空中樓閣似方壺之縹緲烟際迷離彩煥  
金泥燦

天章于日月靈昭江嶼耀法象之仁慈不益足以見古今  
之勝而顯山水之奇也哉方今  
聖德休隆治功夁絕海宇昇平江流恬澈天留砥柱作南  
國之屏藩地設雄關見西江之俊傑羣瞻鎖鑰之從容共  
仰丰標之峻潔從此中流坐鎮率諸水以朝宗庶幾四海  
安康識

一人之豫悅

小孤山賦

何謙

壑收衆而形孤名取小而實大突兀無倫安舒自泰留正  
氣於人間聳峭壁於天外翻濤而響應雙鐘披霧而高掀  
七蓋誰爲對峙撐拳石以千霄豈藉扶持疊層巒而瀉瀨  
奠坤輿而躔翼軫造化錘鑪跨澤國而控荆揚江湖襟帶  
爾乃吞震澤躡雷江通咽喉於南服作鎖鑰於西邦障七  
省之鯨波數聲艣杵披九華之鶴氅幾點魚鈺楚題解銀  
璫之纜吳舫繫鐵柱之椿踏實當關隘扼海門第一憑空  
造極靈鍾彭澤無雙故其飛來水上直矗江中巉巖拔地  
崿崿凌空絕頂粧亭梯危孰踏纖腰竹逕路曲難通隔岸  
則駝峰象島盤山則梵宇禪宮湍激水窩衝開太子磯之  
澎湃峻岫仙骨削出郎君石之玲瓏摠萬壑之有歸朝宗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五十九

西北間百川之何注派別南東是以斗杓特立砥柱分流  
水洄蕩漾波折夷猶淵淵其淵彷彿方壺員嶠巉巖之石  
依稀熊耳牛頭馬當風迴浪鼓三千之級磨盤軸轉沙飛  
丈八之溝勝地誇雄吳楚東南皆圻要津據險乾坤日夜  
交浮至若豐祀視公之三對峙具美之四烟迷岸柳螺鬢  
攬觀閣之霞嵐靄橋虹蓉髻點書巖之翠或春來榆莢飲  
楔分題或香透菖蒲乘風掉臂或疎籬把菊雅食霜英或  
曲檻垂綸暫投雪餌始信納須彌於芥子儘可包容眞能  
劈太華於巨壘猶存掌記況復朝日攢眉暮雲拂面浮彩  
耀金搖光掛練雲山欲雨千峰暗烟樹模糊江水無聲一  
鏡開魚龍隱見豈旅人之哂笑遠羈而抑鬱無聊恍婺婦

之悲鳴寒耐而節貞自炫遺鞋何在迹留彭蠡之濱梵唄  
如聞聲達春衣之院則有騷人踏景過客矜奇揮毫作賦  
拂紙題詩不畏形單雖弱體亦昂然柳邑何憂泥濁卽藐  
躬尙卓爾蓮池月貌雲膚常臨鏡子雲梳烟黛時點胭脂  
喚鳳髻之雙童筆峰可試倣匡廬之五老竹杖相隨是知  
巨浸潺湲孤峰嶮絕掛鶴飛泉盤龍繞穴壁峭蟠虬巖巖  
石鐵巍峩而獨立不懼天地生成卓犖而突如其來鬼神  
造設端人正土仰之而益勵清操妙品殊姿對之而愈形  
峻節靈昭江嶼

九重之綸綍輝煌地據龍城萬里之風雲點綴

彭澤縣志卷之十六

終

彭澤縣志

卷之十六

賦

六十